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JERRY
COTTON**

神探科顿系列

之

梦想破灭

群众出版社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梦想破灭

唐蜀春 译

群众出版社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想破灭/ (德) 科顿著; 唐蜀春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4. 10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

ISBN 7-5014-3279-1

I. 梦… II. ①科…②唐… III. 侦探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865 号

梦想破灭

著 者: (德) 科顿

译 者: 唐蜀春

责任编辑: 连玉泉

封面设计: 章 雪 王 子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s.com

信 箱: qzs@qzc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数: 107 千字

印 张: 6.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3279-1/I · 1376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1.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写在前面

——关于神探科顿

四十年来，杰瑞·科顿每个星期都有新的冒险经历。四十年来，他每个星期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着艰苦的打击犯罪斗争。他的工作场所是纽约市的大街小巷，他的任职单位是美国联邦调查局，他的身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

杰瑞·科顿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长得身材高大魁梧，好打抱不平，希望有朝一日能藉此为主持正义而战。18岁那年，他身揣仅有的57美元40美分来到纽约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他在纽约所遇到的第一个人是骗子，被骗走了47美元。他遇到的第二个人是警察，因过马路闯红灯被罚款5美元。他遇到的第三个人是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家夜总会的老板。弗里德里克·布雷里克一眼就看上了这个单纯质朴的年轻人，并聘



用他为夜总会的门卫。布雷里克的夜总会位于珍珠街，是一个赌窟，亦是纽约最受欢迎的地下活动场所之一，常聚集着一批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只有那些答对暗号的人才被允许进入。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杰瑞·科顿开始对纽约产生了兴趣。一天午夜，一辆卡迪拉克牌汽车停在了夜总会门前，从车上走下了被全美紧急通缉的第四号人物吉姆·皮克福特。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已经对这家夜总会监视很长时间了。他想跟在吉姆·皮克福特的后边走进夜总会对其进行跟踪监视，但遭到了杰瑞·科顿的阻拦。

他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证件，然后出其不意地挥拳将杰瑞·科顿击倒在地。紧接着，在夜总会的舞池里发生了殴斗。在此期间，杰瑞·科顿觉醒过来，并协助受伤的联邦调查局特工菲尔·德克尔将罪犯缉拿归案。从此以后，他们俩成了活跃在打击犯罪斗争前线的一对好搭档。

从此以后，杰瑞·科顿当上了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他的办公室位于联邦广场26号，曼哈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办公楼的第26层。在这里，我们也能找到他的上司，联邦调查局纽约区分局局长约翰·德·海先生和他的女秘书海伦。杰瑞·科顿有联邦调查局这个巨大的机构作自己坚强的后盾，但在紧急时刻，他要依靠的是他自己以及他的同事和好朋友菲尔·德

克尔的帮助。

杰瑞·科顿的夹克衫里虽然总是随身携带武器——一支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威森特制左轮手枪——但那只是用来防身自卫的。即使在每次的冒险行动中都有人不幸而死，但也并非是杰瑞·科顿之初衷。他宁愿冒生命危险去保护弱者和无辜免遭不幸。杰瑞·科顿，公正的执法者，从未无故出手伤过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才会开枪。说他是名猎人，毋宁说他是一名保护者，而且他时常为能帮助他人而感到高兴。即使是在他心情不愉快或被激怒的时候，他也总是能公正执法。

从外表上很难看出，他已经同犯罪集团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尽管他看上去十分严厉，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粗野，但他仍保持着年轻的和友好的天性。如果你在街上遇到杰瑞·科顿，即使与他擦肩而过，可能也不会认出他来。

杰瑞·科顿不是超人。他必须在一次又一次的冒险经历中忍受各种打击。无论取得多大成就，他都保持本色不变。他热爱自由，憎恨犯罪。杰瑞·科顿只讲原则——善必胜，恶必败。

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警官，杰瑞·科顿总是严格执法，给人以安全感。

杰瑞·科顿曾是一名烟民，但并非嗜烟如命。尽管没有人要求他戒烟，他亦已摒弃这个恶习。他每



天的主要进食就是汉堡包、热狗和浓咖啡。他很少能有时间踏踏实实地吃完一整块牛排。他很喜欢喝威士忌和啤酒，但这对他来讲几乎就是一种奢侈。他没有时间去享受。

杰瑞·科顿喜欢孩子、动物和他的那辆红色美洲豹越野汽车。它的最高时速甚至能达到每小时238公里。他买这辆车的钱从何而来，他从未向外界透露过。

1954年以来，描写联邦调查局特工杰瑞·科顿冒险经历的系列侦探小说《神探科顿》一直在不间断地出版。它是当今世界无可争议的最有成效的侦探小说系列。

四十年来，《神探科顿》已被翻译成15种文字，在世界上60多个国家出版发行，总销售量已达7.5亿多册。《神探科顿》堪称是现代侦探小说的代表。每一本都自始至终充满着悬念，情节紧张，扣人心弦，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神探科顿》系列侦探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出自一位迄今为止一直不愿透露自己真实姓名的匿名作家。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各种充满血腥的侦探小说充斥于图书市场。为了向其挑战，1954年秋季，第一部以杰瑞·科顿为主人公的侦探小说出版面世了。自1956年开始，《神探科顿》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侦探小说系列出版，最初是每两星期出版一本，然后是

每星期出版一本。

很多年来，联邦调查局特工一直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上惩恶扬善。

—

灯灭了，我的四周一片漆黑。这样的黑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对此，我十分肯定。我觉得自己似乎不再存在了，惊恐地伸手去摸自己的身体，只是为了确定它还在那儿。

我身处其中的那个剧院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房子，位于第42大街和第11大道交叉的路口处。观众就是我。除此之外，别无他人。

我变得不安起来。这份差事让我与好莱坞和电影院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专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准备的特别演出。当然，联邦调查局特工就得孤身赴宴了。我遵守着协议，然而我也有所保留。菲尔和其他人就藏在附近。

我想从折叠椅上站起来。

这时，黑暗里冒出来一个声音。

我一下子呆住了，坐在那儿像是陷进了椅子里



似的。

那个声音不单单是简单地在那儿说。不，这声音既温柔，同时又铿锵有力，充满激情，就像一次源自深不可测之处的喷发，一次始于轰鸣的充满阳刚之气的地球深处的涌动。

“喂……”

这源自虚空的声音在屋子里回响，荡来荡去飘向了较高的音区，尽管越来越小，可音质却越来越好。

“我的……”

我不停地颤抖，尽管这并非我愿。鸡皮疙瘩渐渐爬上我的后背，像一只烦躁不安的手搭在了我背上。

黑暗里冒出来的这个声音升到了女低音区，并且还发出神秘而又邪恶的颤音。

“亲爱的！”

我如同被钉锤猛击了一下。该死的，够了！自从我和菲尔在这种淫秽的场所里开始调查以来，世界仿佛就只剩下这些甜腻的家伙了。我跳起来，想大声喊叫，想撒腿开跑，跑进这讨厌的黑暗里去。我到这儿来不是想被人愚弄。

然而，我又硬着头皮坚持下来。

屋子里不知躲在哪个角落的照明工打开了聚光灯。

“你好，我的心肝！”这个甜腻的声音再次响起。

接着，我就看见这个声音的主人了。灯光不断增强，而这片黑暗就像被灯光戳了个尖尖的椎体似的。

灯光又给了我一击。

这个女人绝对是银河系里的超级女人。一个盘成塔形、涂了黑油的发型罩在她那张浓妆艳抹的脸上。她那身异想天开的装束闪着银光、金光和毫无生气的绿光，加上向上隆起的尖尖的垫肩，活脱脱就像件宇航服。这位外表修饰得极其夸张的女士坐在一张皮椅子上，修长的双腿非常诱人地交叉着。

灯光逐渐增亮，越来越多的细微地方呈现在眼前。盘子般大小的金耳环，白晃晃的珍珠项链，胸脯上闪着钻石光彩的胸针和每根手指上戴着的耀眼的戒指。额外的装饰则是长达三厘米的珍珠色的指甲。

银色的靴子挺适合她这副宇航员的扮相，甚至连怀中的手提包也是发光材料制成的，看上去就像是她的家在大气层外似的。

我马上认出了她——这个女人，她根本就不是个女人。

每到深夜，这个家伙就出现在纽约的各个电视频道里。舞台——酒馆的明星，黑夜的女王。一个男同性恋者。



他的名字叫凯瑞贝。

自从他们这种人把公众变成他们用来满足其自我表现癖的舞台以来，这些家伙就给自己冠上了艺术家似的名字。这样，人们就得非常严肃地问自己他们追求名利的心境是否与艺术有关。事实上，这些男扮女装的家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打扮成女人的同性恋，这一点始终就没有改变。与十年或者二十年前相比，惟一不同的就是：今天，他们更加喧闹和嚣张了。

在“凯瑞贝”这个艺术家名字后面隐藏着一个可以作出任何疯狂之举的家伙。米歇尔·塔夫特，超重量级建筑家科尔斯奥·塔夫特的重量级兄弟。米歇尔是这个历史悠久、土生土长的家庭的异己分子。当他和科尔斯奥继承了这个建筑企业后，他就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了，也就是将他所占的份额变卖，过一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作为“知名度”甚高的女人在电视上登台亮相，通过这种方式来折磨家里那些道貌岸然的古板分子，而这似乎给了他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感。

我坐在哪儿，凯瑞贝似乎知道得很清楚。长而黑的睫毛下，眼球滴溜溜地转动以及停下来盯着的方向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练得纯熟的女低音重新响起。

“欢迎来观赏私人演出，小宝贝！”

我体内翻江倒海起来。也许是胃，也许是另外一个敏感的部位。

又亮起一道灯光，照亮了搁在移动铁架上的大屏幕电视机。铁架下面一格里放着一台放像机，这台机器的出现顿时让我不安。

米歇尔（凯瑞贝）·塔夫特把他遇见的每一个人都叫做“小宝贝”，甚至连如此喜欢采访他的电视主持人也不例外。就这点而言，我不必担心自己。真正让我不安的是我到这个剧院来的客观情况。

这儿所发生的一切是不会得到解释的。这一点，在我盯着舞台上这个喧嚣的家伙时，就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人事后会知道什么。从我接到这个匿名电话开始，所有的人跟我和菲尔一样对这件事都毫无所知。

请您于星期四晚上8点钟到“商人剧院”来。您一个人来，否则您就体验不到那种惊奇！

剧院的老板对支票从哪儿来一无所知，而这张支票就让他可以在今晚不对公众开放剧院。塔夫特这个“女人”对他的演出费从何而来也同样知之甚少。收票处的那个男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进去之前要检查我的工作证。

而那盘插在放像机里的磁带呢？我现在非常乐意赌一赌，这盘带子肯定是一个骑自行车的信差送来的。一个谁都不认识的人，因为他还从来没见过



这里。

米歇尔（凯瑞贝）·塔夫特那张涂满樱桃色口红的嘴露出微笑，等待着我的回应，然而这只是徒劳。

“好吧，你这个最最逗人喜爱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宝贝！”他柔声说道，“我们都想看看我们将在这儿放映什么有趣的东西。就只为你一个人——特别为你安排的！我自己都紧张得发疯了！”他一脸的沉醉，双手在噉起的樱桃色嘴巴下紧紧地握在一块儿。右手长长的指甲在舞台灯光中牵起一条光线，他大声地哈了口气，同时按下了播放键。

我从兜里掏出手机，拨了菲尔的号码，可没有表明身份——正如我们事先说好的那样。

舞台灯光变得愈来愈暗，照着凯瑞贝的光柱也灭了。大屏幕上，一道倾斜的条纹图案不停地闪烁。它噼里啪啦抖动了一会儿，然后就安静下来，现出一整片蓝灰色。

凯瑞贝知道所要放映的东西就是对我——联邦调查局特工——准备的私人演出。这个男扮女装的同性恋者并非毫不知情。而且根本就不是免费的。我脑袋里非常清楚这一点。

画面未到，声音就响起来了。

钢琴声在飘荡，节奏相伴而起，电视机的喇叭里传出明快的夏威夷吉他声。

一段轻柔的吟唱接踵而来，五十年代顿时活了

过来。

啊，玫瑰——我的玫瑰——玛丽！

这个在黑暗的剧院里回荡的声音就是斯利姆·惠特曼，战后的乡村歌王和杂技演员，他也是美国和其他英语国家众多喜爱情调的女士们的宠儿。

啊，玫瑰玛丽，我爱你……

我始终梦见你……

“啊，多么罗曼蒂克！”凯瑞贝感叹道，双手在假胸脯前握在一块儿。

画面出来的时候，音乐只微微减弱了一点儿。一间装修简单的屋子呈现在眼前。说得更好一点：摄像机只捕捉了房间的某些部分。褐色的柜子，铺了深绿色地毯的地面。当镶有石膏花饰的屋角从镜头前滑过时，画面稳定下来。

无论我做什么，我都无法将你忘怀……

斯利姆·惠特曼温柔的歌声飘越了乡村节奏。

画面里出现了一张床。一张宽大的乱七八糟的床。画面猛地向上一动，然后稳定下来。

我屏住呼吸。

床上坐着一个裸体男人。

“啊，我的天哪！”凯瑞贝欢呼着，像是跟那个歌手比赛唱歌似的。

有时，我希望从未遇上你！

有大概十分之一秒的时间，我像是瘫痪了。然



而，这片刻时间也足够让我牢牢记住这幅画面——记住它的残酷。

那个男人并非自由地坐在床上。他背靠着床头，嘴里堵着一团布团，手臂被抬到与肩膀齐高的地方，拉直了，手腕被捆在床头的支柱上。

让人无法忘却的是那个男人眼中流露出的对死亡的恐惧。眼球仿佛在膨胀，想从眼眶里蹦出来。目睹这种恐惧的神情，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那个男人的银灰色头发和他的肥胖身体。他或许快到60岁了，超过正常体重至少30公斤。

我的肌肉绷紧了。

如果现在我将失去你，那……

我觉得自己快爆炸了。我紧张得想透透气，可不会有这种机会。我明白这一点。这段可怕的录像袭击着我，而我则像一栋在地震中倒下的楼房。我无力又无助，连一丁点儿的事也做不了。

斯利姆·惠特曼的歌声更加激昂和响亮了。

这意味着我有多爱你……

“联邦调查局特工！”凯瑞贝哀叫道，身子不停地颤动。“这究竟会怎样？”

我打算问这个虚情假意的家伙几个让他不好过的问题。

“菲尔！”我对着手机说道。

“什么事？”他立即答道。从他的声音中就可以

听出他有多紧张。从一开始，他就反对我单独行动。

就算历史上所有的女王让我来选择，我也只要你……

屏幕上出现了一只手的背面——白白的，前面部分有些模糊。一只左手。它翻转过来，手心里握着一根管子，大约三厘米粗，二十厘米长。

一个消音器。

“等等！”我大声喊道。

“噢，联邦调查局特工，小宝贝！”塔夫特这个“女人”抱怨道，“究竟要把我们怎么样？我们到底招惹了什么？”

“闭上你的嘴巴！”我训斥他。

“哦，联邦调查局特工小宝贝可以这样说话！”他柔声道。

斯利姆·惠特曼在歌颂他个人的帝国。

……来统治我吧，我的玫瑰玛丽！

“杰瑞，出了什么事？”菲尔的声音窜进我的左耳。

我来不及解释，也来不及训斥那个同性恋者。

因为屏幕上出现了那只右手。手的主人一定是站在摄像机后面，而摄像机估计是被他安在一个三脚架上。

那只右手拿着一支手枪。

一支格洛克手枪。